

the British  
Museum

BBC

# 大英博物馆 世界简史

— 下 —

〔英〕尼尔·麦格雷戈 著

余燕 译



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100 OBJECTS

NEIL MACGREGOR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The British  
Museum **BBC**

大英博物馆  
世界简史

— 下 —

[英] 尼尔·麦格雷戈 著  
余燕 译

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100 OBJECTS  
NEIL MACGREGOR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 / (英) 麦格雷戈著; 余燕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4.1

ISBN 978-7-5133-1308-7

I. ①大… II. ①麦…②余… III. ①世界史—通俗

读物 IV. ①K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35300号

著作权登记图字: 01-2013-6243

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100 OBJECTS by Neil MacGregor

First published in Great Britain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by Penguin Books Ltd.

Copyright ©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and the BBC, 2010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Thinkingdom Media Group Ltd., 2013

Published under licence from Penguin Books Ltd.

Penguin (in English and Chinese) and the Penguin logo

are trademarks of Penguin Books Ltd.

Copies of this translated edition sold without a Penguin sticker

on the cover are unauthorized and illegal.

All rights reserved.

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

[英] 尼尔·麦格雷戈 著

余燕 译

责任编辑 汪欣

特邀编辑 袁静 黄宁群

刘昱含 陈蒙

责任印制 廖龙

装帧设计 韩笑 朱柳柳

内文制作 杨兴艳

出版 新星出版社 [www.newstarpress.com](http://www.newstarpress.com)

出版人 谢刚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邮编 100044

电话 (010)88310888 传真 (010)65270449

发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 (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mailto:editor@readinglife.com)

印刷 北京国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00mm × 1000mm 1/16

印张 46

字数 500千字

版次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2月第4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33-1308-7

定价 108.00元 (全三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发行公司联系调换。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www.readinglife.com](http://www.readinglife.com)  
出品

# C contents 目录



## · 第十五部分 现代世界的入口

公元前三七五年至公元一五五〇年

71 苏莱曼大帝的花押 / 445

72 明代纸币 / 453

73 印加黄金美洲驼 / 457

74 翡翠龙杯 / 463

75 丢勒的《犀牛》 / 471



## 第十六部分 第一次经济全球化

1840—1914年工业革命与全球贸易

- 76 机械帆船/481
  - 77 贝宁饰板：奥巴与欧洲人/487
  - 78 双头蛇/493
  - 79 柿右卫门瓷象/501
  - 80 八里尔银币/507
- 

## 第十七部分 宽容与褊狭

1914—1945年世界大战与全球贸易

- 81 什叶派宗教游行仪仗/515
- 82 莫卧儿王子细密画/523
- 83 皮影戏偶比玛/529
- 84 墨西哥手绘地图/535
- 85 宗教改革百年纪念宣传画/543



## 第十八部分 探索、剥削与启蒙运动

1840—1850年 工业革命 1850—1860年

86 阿坎鼓/553

87 夏威夷羽毛头盔/559

88 北美鹿皮地图/565

89 澳大利亚树皮盾牌/573

90 玉璧/579

---

## 第十九部分 批量生产，大众宣传

1860—1870年 工业革命 1870—1880年

91 小猎犬号上的精密计时器/587

92 维多利亚早期的茶具/593

93 葛饰北斋的《神奈川冲浪里》/599

94 苏丹谿鼓/607

95 遭女性参政论者损毁的一便士币/613



## · 第二十部分 我们制造的世界

公元一九一四年至公元二〇一〇年

- 96 俄国革命瓷盘/623
- 97 霍克尼的《在平淡的村庄里》/629
- 98 武器王座/635
- 99 信用卡/641
- 100 太阳能灯具与充电器/647

---

地图/653

文物清单/662

致谢/667



## 第十五部分

# 现代世界的入口

公元一三七五年至公元一五五〇年

几千年来，各种物品不远万里穿越陆地与海洋，游走于世界各地。尽管存在这些往来，公元一五〇〇年前的世界仍基本分为几个小型网络。没有人拥有全球性视野，因为还没有人能够周游世界。这一部分讲述了世界进入现代化之前最后一段时期内的几大帝国，它们的领土当时还没有人能够一一踏遍，其强大势力也仅囿于国境之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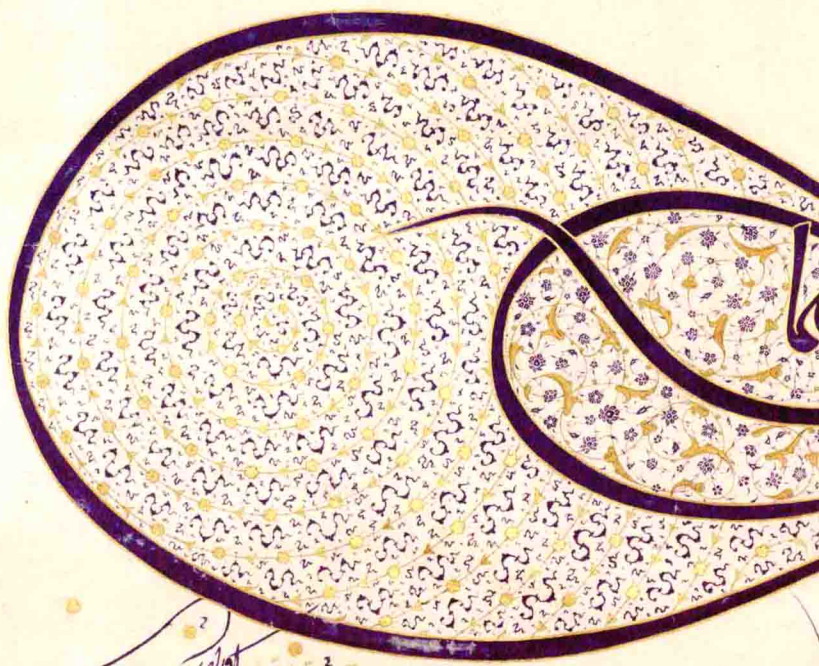
# 71

## 苏莱曼大帝的花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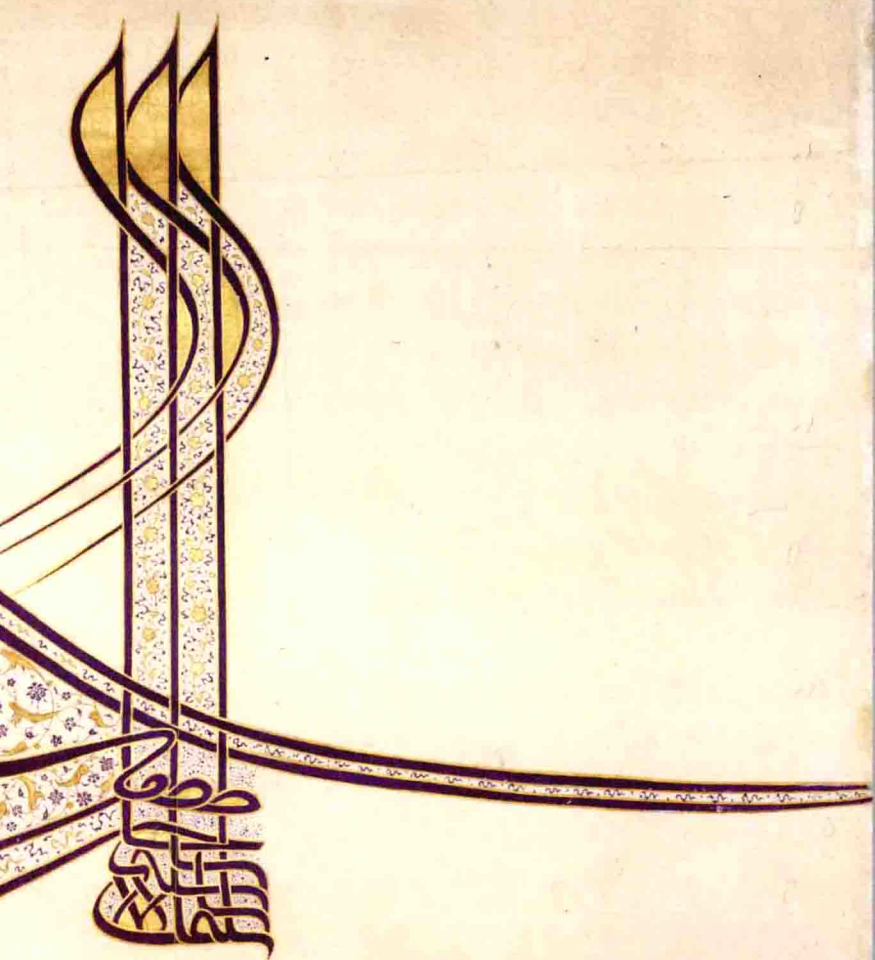
书法作品，来自土耳其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  
公元一五二〇年至公元一五六六年

一三五〇年至一五五〇年间，世界上有数片幅员辽阔的强国——南美洲的印加帝国，中国明王朝，中亚的帖木儿帝国，此外还有横跨三大洲的活跃的奥斯曼帝国，其领土东起阿尔及尔，西迄里海，北到布达佩斯，南至麦加。其中两个帝国的统治延续了数百年，而另两个在数代之内便分崩离析。帝国的长治久安靠的不仅仅是刀剑，更是笔墨。换言之，它有着健全而高效的官僚体系，就算不幸遭遇困境或是昏君掌权，也能依靠其安然度过。但矛盾的是，纸老虎反而维持得更长久。本节中将谈到的一个统治持久的帝国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公元一五〇〇年前，它占领了君士坦丁堡，稳固的边防与扩张的力量带来的自信让他们的重心逐渐从军事扩张转移到行政管理上。奥斯曼帝国向我们证明，在现代世界，文书就是力量。

这是一张多么了不起的文书啊。它是幅绝美的绘画作品——是国家的徽章，权力的印玺，顶尖的艺术作品。它被称为花押。它是用钴蓝色墨水以粗重的线条描画在厚纸上，并饰以形如金色花朵的明丽图案。画面左边是一大片装饰性的环，呈饱满的椭圆状，中间三道粗重的竖直线，右边是一个弯曲的装饰性尾巴。这精美的图案其实是字母的组合，是从一张公文顶部裁剪下来的，整体的设计拼出了它所代表的那位掌权苏丹的封号：“苏莱曼，塞利姆汗之子，无往不利”。这一句简单的阿拉伯语



خواجه مسعودی صاحب المصابیح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یم  
الحمد لله رب العالمین  
والصلاة والسلام على  
سيدنا محمد وآله الطيبين  
الطاهرين



以纷繁的笔法被描画成一枚勋章，清晰地表明了奥斯曼帝国的富足。无怪乎这位与亨利八世及神圣罗马帝国的查理五世同时期的无往不利的苏丹，会被欧洲人尊称为苏莱曼大帝。

一五二〇年登基之时，苏莱曼继承的是一个迅速扩张中的帝国，之后，他以所向披靡之势不断稳固和扩大疆土。短短几年，他的军队便粉碎了匈牙利帝国，占领了希腊的罗德岛，掌控了突尼斯，与葡萄牙争夺对红海的控制权，并对意大利虎视眈眈。苏莱曼似乎想重建一个穆斯林治下的罗马帝国——重拾罗马帝国荣光的梦想不但点燃了西欧文艺复兴的火种，也成为驱使卓越的奥斯曼帝国成就斐然的动力。这两个相互敌对的世界有着同一个难以实现的梦想。一位威尼斯大使向苏莱曼大帝表达欢迎他日后造访威尼斯的意愿时，这位苏丹回答：“当然，在我攻下罗马之时。”他一直未能征服罗马，但如今，世人公认他是奥斯曼帝国最伟大的皇帝。

小说家艾莉芙·夏法克从土耳其人的视角如是说：

对许多人，特别是土耳其人来说，苏莱曼都是一位让人无法忘怀的苏丹——他的统治长达四十六年之久。在西方，他被称为苏莱曼大帝，但在土耳其，他被称为“Suleiman Kanuni”，即“立法者苏莱曼”——因为他改变了法律系统。从这个称呼中，我看到了权力、荣耀与尊贵。苏莱曼对征服东西方都极为热衷，因而许多历史学家认为他受到了亚历山大大帝的影响。在这枚花押之中，我也看到了这一表达，看到了一个世界强国。

如果拥有苏莱曼那样疆域辽阔的帝国，你会怎么治理，会如何保证中央权力触及帝国的每一个角落？你需要一个官僚体系。遍布帝国的管理者需要向大家证明他们拥有皇帝授予的权力，而其实现方式便是一枚方便携带并示众的标记。本节的花押即这种标记。它盖在所有重要官方文件的顶部。在当权期间，苏莱曼曾发布过十五万份文件。在建立外交

关系、组建强大的行政体系以及推行新的法律制度等事务上，他不遗余力。而上述一切都需要相应的政府文书、给外交官员的指示以及法律文件，所有这些都将以花押图案开始。

这枚花押本身提及了苏丹的姓名。底部那一行文字写的是：“此乃苏丹高贵的姓名签字，带给世界光明的崇高图案。愿这份旨意能够在永恒的造物主真主的帮助与守护之下，发挥它的力量。苏丹下诏……”我们所藏的这份文件到此便被截断了，下面应该是一份特别指示、法律条款或命令。有趣的是，画面中有两种文字，花押是用阿拉伯文写就的苏丹的名字，提醒我们，苏莱曼是穆斯林的守护者，有保护整个伊斯兰世界的义务。下面的文字则是土耳其文，说明他的身份是苏丹，是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阿拉伯文用于表现精神世界，土耳其文则用于描述俗世地位。

土耳其文想必是接受这份公文的官员所使用的语言。花押如此精美复杂，收件人一定也是地位显赫。他可能是省长、将军、外交官或是皇室的一员。文件的目的地则可能位于迅速扩张中的苏莱曼帝国的任何角落。历史学家卡洛林·芬克尔认为：

他击败了马穆鲁克帝国，因此埃及和叙利亚的所有阿拉伯人、汉志（位于今沙特阿拉伯西南部）以及几大圣地上的所有人口都成了奥斯曼帝国的臣民。苏莱曼的花押最远可到达波斯边境，波斯是帝国的东方劲敌，萨菲王朝挑战奥斯曼的尝试不曾中断；花押也可远达北非，奥斯曼的远征海军在那里取得了巨大胜利，他们在西地中海压制了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势力；向北则可直达今俄罗斯南部。

苏莱曼的奥斯曼帝国控制了地中海的整个东海岸线，势力从突尼斯一直延伸到意大利的的里雅斯特。东罗马帝国终于也在八百年后以伊斯兰帝国的身份得以重建。正是这个全新的庞大国度迫使西欧人转而寻求

其他与东方继续交流与贸易的途径，放弃地中海，转投大西洋。不过，这都留待后文提及。

当日的绝大部分公文都已遗失、损毁或丢弃。像我们的驾驶执照和账单难逃消失的命运一样，我们也无法找到奥斯曼帝国的大部分文件。一份公文得以保留下来，最常见的原因是它与土地相关，后代需要公文来证明土地的归属权。因此这张花押最有可能出现在一份涉及大片土地的公文上，目的是确认或转让土地的所有权。它被保存了相当长的时间，直到后世，可能是十九世纪，一位收藏者才将花押剪下，作为艺术品单独出售——这样的解释还算顺理成章。

它不啻为一件杰出的艺术品。钴蓝色线条与金叶子雀跃着绕出一个又一个圈，其中点缀有莲花、石榴、郁金香、玫瑰与风信子，繁茂如花圃。这是华丽的伊斯兰装饰，充满了自然形式的欢快，同时避免了对人体的表现。它也是高超的书法作品，展现了技巧的卓绝与书写的喜悦。奥斯曼土耳其继承了古风，也和同时期的伊斯兰世界成员一样，十分重视书法。与神相关的字眼必须书写出神圣之美。被称作“Divan”的书法家是土耳其文书部门的重要官员，奥斯曼帝国被称为“Divani”的官方文件便得名自他们的头衔。他们创造出的这种极尽繁复的美丽笔法给阅读造成的极大困难早已是众所周知，不过他们是有心为之，其用意在于防止公文出现冗余，同时也能防止公文被伪造。书法家既是艺术家，又是官员，也是将这门技术代代相传的手艺人。在伊斯兰世界，政府公文常常极富艺术性。

现代政客惯于得意地宣扬他们扫除官僚主义的意图。以现代人的偏见来看，它拖慢了效率，阻碍了发展进程。但纵观历史，正是官僚系统护送人们挺过艰难时刻，保证了国家的存续。官僚系统并非惰性的证据，这在第十五节中已得到证明。它的持续如一可以救国家于危难，这一点在中国表现得淋漓尽致。中国是世界上现存的历史最悠久的国家，其官僚体系也颇有历史，这两者并存的现象绝非巧合。下一节的物品便是一张来自中国的纸，它与花押一样是国家的强大工具。它就是纸币。



# 72

## 明代纸币

纸币，来自中国

公元一三七五年至公元一四二五年

“你们相信有精灵吗？快说你们信！信的话就拍拍手吧！”

彼得·潘邀请观众和他一样相信精灵的存在以拯救小仙女，这闻名于世的一幕永远都能得到观众的热烈响应。有一种本领，即说服人相信某些看不见但又让人抱有希望的事物真实存在，古往今来一直以各种形式大行其道。以纸币为例，几百年前，某个中国人在纸上印出了一定金额并请所有人相信这张纸确实具有与它注明的金额同等的价值。或许可以说，纸币就如《彼得·潘》中达令家的孩子，应该“和黄金一样珍贵”，或者就本文的背景而言，是和黄铜一样珍贵——其价值与印于其上的铜钱数目相当。现代整个货币与信用体系便建立在这种单纯的信任之上。纸币的确是人类历史上一项革命性的发明。

本节中的文物便是早期的纸币之一，中国人称之为“飞钱”——“会飞的钱”——它来自公元一千四百年左右的明朝。关于发明纸币的缘由，英格兰银行行长默文·金说：

我认为“金钱是万恶之源”这句谚语在某种程度上应当反过来说。纸币的发明旨在解决与他人之间的不信任。但问题是，你能否相信发行纸币的人？发行纸币的责任自然由国家承担，因此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能否信任国家？这个问题也牵涉到我们能否相信未来的